

历史小说

李鸿章

平步青云

会做人的大智慧，能成事的小细节！

四十岁前，李鸿章左冲右突，前路茫茫；
四十岁后得遇曾国藩，平步青云。

肖仁福 / 著

平步青云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历史小说

李鸿章 平步青云

肖仁福 / 著

平步青云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鸿章:平步青云/肖仁福著;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7.10

ISBN 978-7-5354-9805-2

I. ①李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李鸿章(1823-1901)-传记

IV. ①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0964号

策 划:欧阳勇富

封面设计:小何设计

责任印制:张 涛

责任编辑:吴 双 姜 山

责任校对:韩 雨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电话:010-8367023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69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印张:24

版次:2017年10月第1版

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360千字

定价:45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联系010-83670231进行调换)

目 录

01 就汤下面，财主成了长工的帮工 / 001

长工之论说得李鸿章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原来袁大人是见周财主家大业大，到宿州来帮工，等着接手他偌大家业。”袁甲三笑道：“周财主这把年纪，晚上躺床上，改日醒不醒得来，难说得很，到时又不可能把家业带进棺材，总得有人接手，是不是？”

02 女人嫁汉：只能等人来娶，不可投怀送抱 / 021

不过李鸿章只这么想想，不好自作多情，没等袁甲三邀请，主动跑过去。就如女人嫁汉，只能等人家来娶，不可主动投怀送抱，自我降格。何况你生是庐州人，死是庐州鬼，西征太平军随时都可打过来，丢下父老乡亲不管，一个人跑皖北谋求顶戴，也说不过去。

03 仕途无捷径：一步落后，步步落后 / 049

知府衔虽非正式实职知府，却也是重要台阶。水往低处流，人

往高处走，偏偏人无双翼，没法腾空而起，一步登天，欲上高处，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攀爬。也就是说官场无捷径，每个台阶都很关键，一级落后，必然级级落后，最后唯有淘汰出局。

04 此消彼长之间，就是转机 / 069

转机又在哪里呢？在我还是在敌？世间万物，有消就有长，有长就有消，这可是千古不变之铁律。比如说太平军，攻破南北大营，确实属大手笔，金陵危机得以有效缓解。但旧危机消失后，会不会又有新危机暗潜隐伏？太平军的危机就是清军的契机，果若抓住契机，说不定能弄出点动静来。

05 遇贵人的重要，做选择的艰难 / 090

听李鹤章这么一说，李昭庆马上改口道：“三哥说得有理，二哥投奔和大人，绝对前途无量。”李瀚章笑道：“只是万一和春拿不下金陵呢？向荣时期的江南大营也很风光，不还是硬生生被长毛冲垮？虽说和大人比向荣稍强，可谁又能保证他不会重蹈覆辙？”

06 上善若水，草木皆兵 / 118

李鸿章脑袋里顿时浮起白须老头说的八个字：上善若水，草木皆兵。看这“藩”字，不是既有水，又有草么？你是羊命，羊离不开两样东西，一是水，二是草。原来八字玄机正在这里，只有走进曾国藩湘军阵营，你这只羊才有草吃，有水喝。且水亦可灌田，草能肥田，水足田肥，稻丰米香，真真切切的丰收在望盛景啊！

07 以众人之私欲，成全个人之公德 / 137

问得曾国藩不爽起来，道：“少荃不是把为师当罪犯审吧？”

李鸿章笑道：“从来唯有上司审下属，没有下属审上司，学生哪敢审老师？学生意思是，老师不必拘泥于是非标准，应该多考虑部下欲求，养人以私，以众人之私欲，成全个人之公德。”

08 治人：泥鳅要捧，女人要哄，小孩要宠 / 166

说得胡林翼忍俊不禁，摇手道：“都是胡说八道，别当真，别当真。”李鸿章道：“胡说八道是胡说八道，可细细思之，还确有道理。官场无非三种人：上级、平级和下级。上级是泥鳅，抓是抓不住的，得小心捧着，才跟你玩儿。平级是女人，打不得，骂不得，须耐心哄其开心，才跟你合作。下级是小孩，棍棒侍候，会吓跑人家，拿出香的甜的，麻的辣的，咸的酥的，软的脆的，诱之惑之，就会围着你团团转。”

09 提前找好替手，不可人亡政息 / 196

曾国藩深以为然，将胡林翼的手握得更紧了，急切道：“润芝教我，储备什么人才和后备军？”胡林翼道：“不敢言教，林翼只是模糊觉得，人生苦短，不可人亡政息，须提前找好替手，以薪火相传。”曾国藩道：“谁可做吾替手？”

10 臣子愿做圣人，总比朝思暮想称王称霸好 / 224

“曾国藩还想做圣人？”咸丰说，“他野心可不小啊。”那拉氏说：“奴婢不才，却也知道，圣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野心勃勃恐怕成就不了圣人。作为君主，臣子愿做圣人，总比朝思暮想称王称霸好吧？听人说，曾国藩在京时就以理学扬名，学问做得非常好，目的就是立德立言。后投笔从戎，也是冲着立功去的。一旦三立齐全，岂不就成了圣人？”

11 宁死不辞，不折不扣表忠心 / 247

李鸿章道：“……再说老师带兵十年，一直为咸丰所疑，不肯授予实缺。好不容易取得朝廷信任，委以兵部尚书衔和署理两江总督重任，又不折不扣恩准湘军老营移驻祁门，刚到几天便迁走，岂不是视圣旨如儿戏，惹咸丰不乐？咸丰不乐，不再支持湘军，湘军又能有何作为？其于此虑，老师只好冒死留在祁门，以示对咸丰耿耿忠心。”

12 大题小做：勤王是大题，派兵是小题 / 272

李鸿章道：“刚才不说大题小做吗？勤王是大题，如何勤王，派谁勤王，其实是个小题，好做得很。题目送出，发往京师，到军机处和宫里转上一趟，来来回回没有二十天，也得半个月，届时议和早成，大局既定，何劳老师出兵？”

13 乱世有作为，会借力才能发力 / 292

如今天下不平，仅凭个人本事出人头地，难上加难，必须寻求依靠，借力发力，才可能有所建树。两人都说多次给曾国藩去信，劝他召回李鸿章。曾国藩也复信表示，李鸿章走后，越发意识到他的重要性，就像缺了左臂右膀，办起事来多不遂意，早有召他回去的想法。

14 鼎之轻重，不可问焉 / 312

曾耀光张大嘴巴，木然未动。曾国藩对着门外喊声送客，亲兵应声进屋，门板样竖到曾耀光身后。曾耀光才不得不转过身，慢慢朝门外走去。曾国藩拿过笔，几下划掉左宗棠函件上的“似”字，改成“不”字，连接前后字句，成为：鼎之轻重，不可问焉。

15 培植替手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/ 333

曾国藩早有此念，今被赵烈文道明，也就更加坚定了决心。他不出声道，是到该李鸿章出山担当大任的时候了，虽说他不是湖南人，可他有足够担当天下大任的品德和才智，又何必死盯湖南人，非湖南人不可呢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不只是湖南人的天下啊。

16 贵人扶持，肩可担大任 / 356

曾国藩笑笑，朝店家要来笔墨，在纸上写下八个大字：沉得住气，耐得住烦。话越浅白，越有理，也越管用。老师就是范例，凡事沉得住气，不冲动，不急躁，火候未到，隐忍不发，一旦引发，就决不回头，再劳烦，再困苦，也不折不扣，坚持下去，直至功成。

01 就汤下面，财主成了长工的帮工

夏阳似火，当空烈照。李鸿章正在演武场操练团勇，贴身家丁刘斗斋匆匆走过来，大声禀报道：“吕侍郎召唤，请大人即回团练老营，有要事相嘱。”

吕侍郎者，钦定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也。团练团练，全在于练，不知还有甚么比练勇更要紧，值得吕贤基煞有介事，要把你从演武场上叫走。不过身为团练帮办，李鸿章只能服从吕贤基，让刘斗斋接着督操，离场向团练老营奔去。

团练老营设在周氏祠堂。时值咸丰三年（1853），李鸿章三十而立，风华正茂。六年前高中二甲十三名进士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后改授编修，继晋七品协修。本来京官做得顺风顺水，忽闻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太平军起义，突破清军围追堵截，离桂入湘，过洞庭，下长江，风卷残云，侵吞整个江南，建都金陵，名曰天京。身为安徽人，李鸿章得知家乡父老饱受兵燹之苦，再也坐不住，急欲南归，横刀卧马，光复河山，建功立业。无奈职低位卑，无上折资格，只好说动同籍工部左侍郎吕贤基，为其代拟折疏，奏请皇上调派大军，规复安徽。该调军队早调各地，哪还有军可调？咸丰特命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，回皖练勇，抵抗敌军。吕贤基呈折原意，不过想在朝堂上表现一番，尽快晋级尚书大位，谁知惹事上身，又不敢抗旨，不得不硬着头皮领命。心下暗怪李鸿章添乱，当即面奏咸丰，

委其帮办团练，共赴疆场。这正合李鸿章心意，告别时为刑部郎中的父亲李文安，随吕贤基及袁甲三、赵昫两位团练会办，顶风冒雪，策马南行，辗转进入皖境，抵达舒城，借驻周氏祠堂。祠堂颇为宽敞，里面供着周瑜像，头戴纶巾，手执羽扇，神气活现的样子。原来周瑜正是舒城人，守祠人自称其后，口气里尽是自豪。祠堂中间有个大坪，东槐西柏，枝连叶接。槐柏之间一方水池，名叫止水池，说是当年周瑜洗马处。许是期望周瑜在天之灵保佑自己灭贼立功，吕贤基决定以周氏祠堂为团练老营，留驻舒城，不再挪窝。

本来未入皖时，吕贤基就与袁甲三、赵昫和李鸿章三位商定，将团练老营建到庐州去。理由有三：一是长江边上的安庆失陷后，庐州成为皖省首府，利于筹饷办粮；二是李鸿章系庐州合肥人，亲友故旧多，招兵买马容易；三是庐州一带活跃着数支地方乡勇，头目不是李父李文安门生，就是李家兄弟发小和哥儿们，可顺便招到麾下，为我所用。且李家三弟与六弟也聚勇为伍，人数还不少，正可作为团练班底，慢慢扩充壮大。相反舒城弹丸之地，无兵无饷，无枪无炮，实在不是练勇御敌佳处。李鸿章不满吕贤基临时变卦，又自觉仅为团练帮办，人微言轻，转而动员袁甲三和赵昫，规劝吕贤基照原计划行事。袁赵两位皆四十大几，位至五品，一是给事中，一为知府衔，又系团练会办，说得起话。可吕贤基一意孤行，袁甲三和赵昫磨烂嘴皮，也没能让他收回成命。毕竟人家是钦定团练大臣，头戴二品翎顶，还只能由着他。吕贤基设置好衙署，搭建完班底，即派三位下乡招兵买马，筹粮办饷。无奈三位都不是舒城人，人生地不熟，加之太平军作乱，捻军骚扰，家有青壮人丁，躲得远远的，屋有少许余粮，也隐藏起来，三位跑上半个月，皆无功而返。

吕贤基颇觉失望，又命三位各回老家，发动亲友，募得勇，筹得粮，再带往舒城。三人于是分手，袁甲三启程北走河南项城老家，赵昫动身南行本省太湖故里，李鸿章也率随身家丁刘斗斋，打马东奔合肥磨店。合肥不远，李鸿章率先从三弟鹤章手上讨得六百乡勇，赶回舒城，每天带往演武场，参照明朝名将戚继光《练兵实纪》，勤操苦练。不久赵昫领五百太

湖壮勇驰至，吕贤基表兄魏德矛也募得八百乡勇，外加两三百亲朋好友，从老家旌德赶回来。只袁甲三没音讯，吕贤基左盼右盼，盼得眼睛发绿，也没盼到半个项城兵丁。

这么久没见袁甲三现身，他恐怕不会回舒城来了。李鸿章肚里估摸着，来到周氏祠堂，踏入祠堂门，绕过止水池，走进签押房。吕贤基正坐在太师椅上，满脸怒气，像要吃人似的。见着李鸿章，抓过桌上邸抄，舞得哗啦生风，一边叫着李鸿章字号道：“少荃你看看，袁甲三这狗东西，竟带领项城乡勇赶往宿州，进了周天爵团练大营，简直岂有此理！”

邸抄为兵部所发，李鸿章接住一瞧，里面果然载明，袁甲三已调宿州大营。只听吕贤基又咬牙切齿道：“叫少荃回老营，是请你代拟奏稿，我要先参兵部，再劾周天爵和袁甲三。”李鸿章问：“怎么个参劾法？”吕贤基道：“袁甲三奉旨随我会办团练，周天爵故意把人挖走，兵部也不讲规矩，认可两人胡来，不是公然抗旨，破坏皖省大局么？本大臣岂肯善罢甘休！”

袁甲三可是五品给事中兼安徽团练会办，未获皇上恩准，兵部哪敢擅作主张，随便动人？李鸿章提醒道：“估计兵部是奉皇上旨意，才调袁甲三转赴宿州大营的，说不定圣旨很快会下来。若不见圣旨，再参亦不迟。”

吕贤基只得强压怒火，同意缓缓。果然没几天圣谕飞至，说皖北捻匪猖獗，准袁甲三留驻宿州，助周天爵会办团练，通力剿匪，稳定皖北，不让长毛有可乘之机。

圣谕所指长毛，就是太平军，因披头散发作战故称。捻匪则是皖豫苏一带农民起义军，各自成股成捻，啸聚山林，来去无踪，叫做捻军，被官家蔑称为捻匪。吕贤基见旨，哭笑不得，又不好怨皇上出尔反尔，只得骂骂咧咧，恨自己手没周天爵长。他也知道，眼下皖北捻军确实闹得很凶，不镇压下去，皖南太平军就会遥相呼应，夹击皖中清军。只是周天爵经营皖北多年，要粮有粮，要人有人，要武器有武器，还少几个项城兵勇不成？明明是怕俺吕贤基发展壮大，与他争功，抢先奏明皇上，把袁甲三弄走。李鸿章倒能理解吕贤基，劝道：“吕大人正当盛年，又深为皇上倚重，没

必要计较周天爵八十老翁，还是干好自己的事情要紧。”

“不不不，不能叫周天爵白得便宜，也该让他出点本钱。”吕贤基离开座位，在地上踱起步来，“咱手里现有两千多兵员，日后继续招收，队伍会越来越来大。可光有兵不行，还得有粮有饷有武器。周天爵挖走袁甲三，咱没法让皇上收回成命，能做的就是逼他出出血，拨些粮饷器械给咱。”李鸿章道：“皖北捻匪猖獗，周天爵不怕粮饷器械多，肯出血么？”吕贤基振振有词道：“周天爵挖我墙脚，心里定然有愧，我提点要求，他能不考虑？还有袁甲三，离我而去，话都没一句，我要周天爵出血，他也该促成此事，好歹给个交代。”

周天爵视你为对手，挖走袁甲三，还盼他倒过头来帮你，是不是有些天真？李鸿章肚里思忖着，只听吕贤基又道：“只是不知派谁去宿州为好。赵大人老成干练，还算合适，只是刚回舒城，又正加紧练勇，不便再派他差事。”

吕贤基意思明白，就是想让李鸿章跑趟宿州。李鸿章正发狠训练六百肥勇，自然不愿领差，耽误时间，只顾低首不语。吕贤基急需粮饷器械，哪顾得六百肥勇的训练？直言道：“少荃腿脚勤快，又能说会道，只有辛苦你去宿州跑一趟。”李鸿章张张嘴巴，正欲回绝，吕贤基又道：“当然不能让少荃白跑，老夫会好好补偿你。”

补偿甚么？莫非奏准皇上，把你从七品提拔至六品？回皖近半年，仅借得六百乡勇，寸功未立，就是保奏也没用。李鸿章心里正在寻思，吕贤基笑眯眯道：“魏德矛已领命再回旌德，准备另募两营壮勇。老夫早有规划，日后把旌勇与肥勇编到一起，归少荃统带。少荃练兵有方，统兵得法，一定能带出好队伍，给团练大营做示范，提升整体战力。”

李鸿章半信半疑，勉强答应道：“吕大人看得起，鸿章就动身跑趟宿州吧。”吕贤基道：“少荃能应差，凭你三寸不烂之舌，还有与袁甲三之间旧情，一定能马到成功，给我要回足够粮饷和器械。待你返回舒城，魏德矛也该募勇归来，正好交你训练管带。”

隔日李鸿章带上两名亲兵，离开舒城，望北而行。临走将六百肥勇交

给刘斗斋，千叮咛，万嘱咐，继续按戚继光《练兵实纪》准则，严格训练，不可丝毫懈怠。

自舒城走宿州，有宽敞官道绕经庐州。从安庆逃往庐州的安徽巡抚李嘉端，乃目前省内最高行政长官，若到他那里埋根伏线，绝对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李鸿章脑子里闪着此念，发现已至庐州驿馆。勒住缰绳，跳下马背，正欲入驿饮马，驿丞从里面走出来，打着拱手道：“来者莫不是舒城团练大营帮办李少荃李翰林？本丞已恭候多时。”

还没亮明身份，就知你底细，难道驿丞会掐算不成？李鸿章甚觉奇怪，从黄膘马上跳下来，拱手还礼道：“本人正是舒城团练帮办李鸿章。”驿丞接过李鸿章手里缰绳，递给驿卒，交代道：“赶紧引两位亲兵去后驿饮马，咱有话跟翰林大人说。”

驿卒领命而去，驿丞转身把李鸿章请入馆内，呈上香茶，殷勤道：“李巡抚探知翰林大人途经庐州北上，特派人嘱咐本丞，请翰林大人入城一晤。”

你正念及李嘉端李巡抚，他老人家就等着见你，也真是巧了。李鸿章道：“本帮办与李巡抚素昧平生，他怎会想起召见本帮办呢？”驿丞笑道：“你俩素昧平生不假，可李巡抚身为皖省父母官，能不闻治下合肥李家父子威名？而今翰林大人奉旨归籍帮办团练，出差途经庐州，他老人家自然不愿错过一晤良机。”李鸿章打声哈哈，道：“承蒙李巡抚青睐，本帮办不入城拜谢，便显得不近人情，不懂礼貌了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驿丞说道，正要给客人添茶，驿卒进来回报，说马已饮毕。李鸿章起身出驿，跳上马背，由驿丞前头引领，入城直奔巡抚衙署。李嘉端放下手头急务，迎出衙门。眼望英俊高大的李鸿章，不由心生爱慕，道：“久闻少荃大名，今日得见，果然非同凡俗。”

别看李鸿章官不过七品，比二品巡抚低一大截，却位卑名响，官场中人皆知其文章一流，书法出众，舌才也了得。况李家父子七人，既有朝廷命官，又有团练头子，可谓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谁敢小觑？为示礼贤，李嘉端把李鸿章领到西花厅，置酒款待。主客坐定，李嘉端举杯道：“少

荃翩翩才俊，日后定成大器。今日有缘一晤，本抚深感荣幸，请干此杯。”李鸿章喝下杯中酒，客气道：“抚台大人错爱！晚辈才疏学浅，还望多多海涵，不吝赐教。”

“少荃可是著史封侯之料，本抚哪敢轻易赐教？”李嘉端亲自端壶，给李鸿章添上酒。他显然读过李诗：一万年来谁著史，八千里外觅封侯。这是十年前李鸿章入京赶考途中，兴之所至写下的诗句，甫经传出，便朝野争诵。李鸿章心里得意，嘴上自谦道：“都怪当年晚辈年少轻狂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胡言乱语，留下笑柄。”

李嘉端抬举两句，又道：“少荃在吕侍郎处高就，应该还算得意吧？不是本抚说吕侍郎，从他选舒城为驻节之地，就看得出不怎么知兵，只怕难成气候，少荃干脆来庐州跟本抚干。本抚没啥能耐，却颇爱才，少荃有意，马上奏调你来抚衙，安排要职。吕侍郎所设团练老营纯属军事机构，且系临时搭建，不成体统，咱抚衙可是正式建制，有文事，又有武备，像少荃能文能武之通才大才，更有发挥余地和晋升空间。”

李嘉端命驿丞诚邀入城，难道想学周天爵伎俩，把你从吕贤基手里挖走？李鸿章以酒为谢，道：“晚辈当然想跟抚台大人好好干，快上路，快成长，快提升。无奈奉谕随吕大人回籍帮办团练，功业未遂，就见异思迁，只怕皇上不会恩准，日后也不好面对吕大人。”

毕竟李鸿章不是袁甲三，仅凭一顿酒肉，就想把他留住，自然不大可能。李嘉端不过随便说说而已，不敢强人所难，道：“火要空心，人要忠心，少荃不弃旧主，令人钦佩。本抚先留话在此，安徽抚衙大门是敞开的，只要少荃想来，随到随安排要位。”

两人都没太高期望，无非见个面，联络一下感情，为日后有机会合作，提前打点基础。目的既已达到，还白蹭一顿酒饭，李鸿章见好便收，起身告辞：“抚台大人看得起，好酒好肉招待，晚辈日后慢慢报答，今天就不久留，还得赶路去宿州办差。”

李嘉端放下酒杯，接过衙役递上的一包东西，塞到李鸿章怀里，道：“宿州不近，路上要吃要住，用钱地方多。本抚没啥准备，几个小盘缠，

还望少荃笑纳。”

李嘉端真有意思，初次见面，就行起贿来。转而又想，小官给大官银钱，才叫行贿，大官给小官盘缠，不叫行贿，该叫赏赐。领赏与受贿完全是两码事，这钱不要白不要。至于李嘉端厚待你，无非期待日后有用得着你的地方。你北上考功名，南归办团练，不就想做个有用之人么？先在李嘉端这里埋条伏笔，万一吕贤基那里待不下去，也不至于无处可投。

痛痛快快收下李嘉端所给盘缠，拱手谢过，出得抚衙，重新踏上北去之路。几天后到得宿州，没直接去找周天爵，先摸到袁甲三住处，打探虚实。袁甲三惊喜道：“少荃怎么到了此处？莫非长毛打到舒城，吕大人出事，你临阵脱逃，一个人跑到宿州来了？”

临阵脱逃，也不会天远地偏逃到宿州这个鬼地方来呀。李鸿章眼瞧袁甲三，暗想你小子难道担心舒城离安庆近，长毛说到就到，才脚踩西瓜皮，早早开了溜？瞧得袁甲三不自在起来，又道：“少荃张嘴说话呀，瞪着牛眼看我作甚？你来宿州有何贵干？舒城那边情况到底如何？”李鸿章这才不紧不慢道：“鸿章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没地方可去，才来投奔你袁大人呀。”袁甲三说：“吕大人真出了事？”李鸿章道：“舒城兵力单薄，又在安庆长毛眼皮底下，你撇下咱们，从糠箩跳进米箩，到了好地方，吕大人还能不出事？”

见李鸿章口里说得厉害，脸上表情轻松，袁甲三意识到他在开玩笑，道：“你真是从舒城逃出来的，哪会如此光鲜利落，像走亲戚似的？说说话，找我何事？”李鸿章道：“秉承吕大人指示，把你五花大绑押回去，好好惩罚你。”袁甲三笑道：“别逗我开心，我是经皇上恩准，兵部改派，才来宿州帮衬周大人，岂是吕大人想绑回去就绑得回去的？”

说笑几句，李鸿章道：“周大人挖走袁大人，吕侍郎心里不平衡，派鸿章来找周大人讨个公道。”袁甲三说：“讨什么公道？”李鸿章说：“袁大人如此难得之大才，千金难求，周大人总不能白拿白要吧？带我见周大人去。”袁甲三说：“这几日周大人太忙，可否缓缓？”李鸿章道：“周大人忙甚么？又有捻匪出没？”

袁甲三解释道：“不是剿匪，是定远出了个陆遐龄，犯案关押于安庆监狱，长毛攻克安庆，放他出狱回乡，竖起‘随天大王’旗帜，聚众万余，打土豪，抗清军，闹得很起劲。定远知县督兵清剿，竟两战两败，只好具函求助周大人。周大人推脱不得，又调兵，又遣将，一时抽不开身，须缓几日再有空见少荃。”

客随主便，李鸿章只得住进袁甲三安排的客栈，耐心等待周天爵召唤。数天不觉过去，这日上午李鸿章正在客栈看书，袁甲三敲门进来，身后还有一位老者，头戴红顶，身着蟒袍，腰身佝偻，手脚微颤，已是暮气沉沉。细瞧其面容，皮粗色衰，布满密密麻麻的青黑老年斑，仿佛雨季墙角，青苔斑斑，暗淡无光。

这便是八十高龄的二品大员周天爵。这把年纪，早该告老还乡，享受天伦之乐，仍在外面拼命，是雄心不已，还是贪恋权杖？李鸿章敬佩之余，又生出几分怜惜。怪只怪朝廷大官小员成百上千，知兵善战却没几人，皇上才不得不遣八旬垂暮老者挥戈上阵。

好在周天爵口齿还算清楚，坐定后，先张开一望无涯（牙）的嘴巴，喘口粗气，慢吞吞道：“少荃到宿州翌日，午桥（袁甲三字号）就已通报给老夫。本该早来探望，无奈匪情紧急，迟至今日才抽空来会，请多多包涵。”话没说完，嘴角已流出长长清涎，伸手去身上摸索起来。无奈手哆嗦得厉害，半天没摸出甚么，还是袁甲三掏出布巾，塞给周天爵。周天爵用布巾抹抹嘴角，费力道：“午桥还告知，少荃是奉吕大人使命到宿州来的，有何见教？”

李鸿章趁机拿出吕贤基信函，双手呈于周天爵面前。见周天爵手腕颤栗不止，袁甲三代为接往，念诵起来。内容简单，就是吕贤基回籍不久，白手起家，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，要武器没武器，还请周大人给予扶持。

袁甲三念完信，周天爵笑道：“吕大人也是奉旨回皖操办团练，周某人自该支持。只是皖北匪情不断，定远又冒出个‘随天大王’，老夫也缺粮缺饷缺枪炮啊。不过再怎么，吕大人连午桥都舍得给我，他开了口，老夫多少得满足他点。”

莫非吕贤基料事这么准，周天爵真会放血不成？只听周天爵抹一下嘴角涎水，继续道：“不过少荃得给我点时间，才可能备足吕大人所需钱物。”

周天爵是有意帮吕贤基，还是想要什么花招？李鸿章心里没一点底。不过人家好歹留下句话，还只能继续耐心等待，也不至于空手南归。吕贤基独守舒城不易，太平军已占据长江中下游，往江北方向扩展是迟早的事。且舒城离长江不遥远，太平军一旦扑过来，吕贤基无粮无饷，无枪无炮，拿什么抵挡劲敌？

这一等又是半个多月，周天爵迟迟没有实质动作。只袁甲三热情不减，有空就跑来陪喝聊天。李鸿章道：“午桥兄啊，周大人到底想法如何，你给露个口风吧。”袁甲三这才笑嘻嘻道：“周大人想把少荃留下来，跟他一起干。”李鸿章将酒杯往桌上一顿，道：“袁大人开什么玩笑！我李鸿章可不是你，跟吕大人同路南下，说好回豫募勇，再返舒城共办团练，你却抛下旧人，另投新主。我都没说你甚么，你倒反过来劝我背信弃义，留在宿州，像话吗？”

袁甲三也不生气，道：“少荃教训得也对，甲三做法确有欠妥之处。不过叫你留下来，可完全是为你好。”李鸿章说：“为我好？好在哪里？”袁甲三说：“这不和尚头上虱子，明摆着吗？舒城兵力薄弱，离皖南长毛又近，你待在那里，实在太危险了。”李鸿章说：“真怕危险，鸿章就不投笔从戎，毅然回籍，来打长毛。”

袁甲三苦口婆心道：“打长毛没错，可跟对贵人很重要。吕贤基器窄识短，听不进不同意见，非把团练大营设在舒城不可，也不摸着脑袋想想，一旦安庆长毛北进，毫无回旋余地，不坐以待毙吗？再说他回趟旌德，募勇不过千人，跟去打秋风的亲戚朋友就有两三百，把个团练大营当成吕家寨，搞得乌烟瘴气，这哪是做大事的风范？”

这也是大实话，李鸿章无以辩驳，只道：“袁大人不简单，人在宿州，对舒城情况竟一清二楚。”袁甲三说：“舒城离宿州确实不近，可都属皖境，周吕二大人又同省操办团练，彼此做些啥动作，自然有人传话。甲三